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一

諸城劉奎松峯著輯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述古

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療救如何可得

不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謂元牝也即先想心如

氣從鼻來可噴之從鼻而出

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

將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

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

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衛之畢以想頭上如

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疫室

陽明脈解篇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

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歧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甚則四支寔寔

則能登高也帝曰棄衣而走者何也歧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帝曰其妄

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歧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

食故妄走也

此謂胃病皆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故三者之病由此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歧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谷氣相薄兩熱相和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

遺奈何歧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歧伯曰病

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遺者病已愈而邪

氣未盡衰若有所遺而在也禁者禁於未遺之先也肉性熱而難化尤當禁也

評熱病論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

歧伯曰病名陰陽交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歧伯曰人所以汗出者

皆生於谷谷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

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盛也不能

食者精無俾也精氣不能使之食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病日汗出而脉尚

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脉躁疾不為汗衰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

失志者死今見三死身熱不能食一也脉躁盛者一也狂言者三也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復熱勿刺喘甚者死

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脉經之脉環陰器抵身熱熱爭邪與則狂少腹而上故有是症胃貫膈布脇助循後龍

言及驚臆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肝經之脉從小腹上俠胃貫膈布脇助循後龍之後絡舌本故見此症肝之病發為驚駭故病



則驚胃不和則胃不安庚辛甚金也甲乙大汗本經氣逆則庚辛死以其氣逆
木來乘土故不得安卧木也汗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負引頸頭
而愈必以自得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後四段故此
也肝經脉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腎脉
會於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負負者靡定也

松峯曰此專引經義刺法不贅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邪入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

無汗心脉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夾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膈抵胃
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頭上類至目外眦故兼見諸症心主液為汗合病熱故

無汗以壬癸甚尅丙丁大汗旺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還胃脉於於鼻交額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

出大迎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頭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脉其身熱熱爭則

支別者復循胃別上膈注心中其直行者上兩俠咽故煩心欲嘔也

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合以下體閉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脉入

腹屬脾絡胃入胃之脉自交承漿却循頰後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

足太陰陽明

肺病熱者先浙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肺主皮毛熱中之則先浙然惡風起

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胃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

寒得大息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

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豆立已

腎熱病者。先腰痛。膀胱脈從肩膊內俠脊抵行。筋脊梁。腰中又腰為腎之府。故痛。骨后骨。痠苦渴。數飲。筋音行。痠音酸。痠痛也。腎

脈自循內踝之後。上膕內出。膕內廉。又直。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且酸。足下

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肝中。循喉嚨。俠舌本。循喉嚨。俠舌本。循喉嚨。俠舌本。循喉嚨。俠舌本。

熱不欲言。膀胱脈從腦出。別下項。腎脈起於小指之下。針趨足心。出於肝。熱病者。右額先赤。

又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額先赤。

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位應五臟。以面之部。

又曰。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熱涼也。而止也。以房可。

針

余曾見一小兒患瘧熱邪深重。棄衣而走。晝夜靡盬。手足不閒。翻動器皿。掬撥

什物。尋得凉水一甕。且浴且飲。一日後。隨熱退身涼而愈。松峯記

刺法自有專門。以此數段中義蘊。有關於瘧疫。故採錄之。非講刺法也。

熱病篇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

十日以上者何也。歧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太陽六經之長。總攝諸陽。其脈連

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盛不死。其兩感於寒。而

病者。必不免於死。一日巨陽受之。巨陽太陽也。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

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生膽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胃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循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係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而已

松峯曰此內經傷寒傳經之正例也瘟疫雖與傷寒不同但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半表半裡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即顯某經之症專門瘟疫者又不可不知也汗下又不可泥定三日

經曰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為治不同

松峯曰冬暖來年入夏必病當時病者却少

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松峯曰雲笈七籤中引作冬傷於汗甚妙蓋言冬時過暖以致汗出則來年必病瘟余細體驗之良然冬日嚴寒來春並無瘟疫以其應寒而寒得時令之正故耳且人傷於寒豈能稽留於身俟逾年而後病耶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瘟

松峯曰藏精者百病不生豈第不病瘟而已哉

論疾疹尺篇曰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瘟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松峯曰出字謂邪不入裡將解散也

張仲景温病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温病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温風

温為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音旱鼻息如雷言語難出自發汗已至此言大

發其汗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藏氣不固故失溲此若被火者微發黃色

劇則如驚癩時瘧癩音開俗云羊羔風其聲如羊瘧音熾若火薰之一逆尚

引日再逆促命期表熱無寒故不宜汗裡熱無實故不宜下表裡俱熱尤不宜火

死而

經曰春應暖而復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温此非

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劉南瑛曰四時氣候不正為病謂之時症與傷寒温暑寒疫等症不同惟秋從

未見有病者

素問四時不節則生大疫

傷寒論曰陽脉洪數陰脉寔大遇温熱變為温毒陽主表陰主裏洪數寔大皆熱也兩熱相合變為温毒



又曰温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温病由不正氣戩行諸經

別何經所受必審其病之屬於何經而後可以施治

熱病須得脉浮洪細小徒自費神功陽病當得陽脉細小汗後脉靜當使痰喘熱脉

亂命應終汗後邪退即生邪盛即死

松峯曰熱病而脉細小雖云不治然而脉厥者不在此例

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斑狂言妄語見神鬼下痢頻多喉不安汗出遍身

症大瘥魚口開張命欲翻有藥不辜也但與服能過七日始能安陽症宜汗解如

臟故有健乱等危症病傳在裏不當汗又加之遍身自汗口如魚口開張者死能過七日乃過經陽熱退方有可救之理

松峯曰七日能安之說不過言方有救之理非云愈也總不可泥

熱病未汗脉瀕浮洪既汗脉當安靜倘有散漫之脉或不汗而愈謂之乾愈其平復

未可全許也

瘟疫象人一般病者是又謂之天行時疫治法有三宜補宜散宜降熱甚者宜服童

便

松峯曰補者如四損不可正治及老幼與本來虛弱者是也四損解見散者清

涼解散是也宜温散不降者從大小便驅逐其邪是也

瘟家之脉散難名隨其脉狀分諸經若浮而大按無力補中帶表隨時寧

松峯曰。浮大無力。本虛怯脈。何以知其為瘟疫乎。必應以瘟疫。而浮數瘟疫參之。方為無弊。脈狀狀字。指病症與色與聲而言。

疫症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以元氣本虛。邪不易解。共治攻虛者。而不知托散。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斷無有不死者。

松峯曰。虛寔二字。三種疫病皆有之。即瘟中亦有虛寔。但熱多而無寒耳。瘟疫之來無方。然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天時之乖違。尸氣之纏染。毒氣之

變蒸。皆能成病。症既不同。治難畫一。瘟疫多火熱之氣。蘊蓄於房戶。則一家俱病。

蘊蓄於村落。則一鄉俱病。蘊蓄於市廛。則一城俱病。蘊蓄於道路。則千里皆病。故症雖多。但去其火熱之氣。而少加祛邪逐穢之品。未有不可奏效者也。

凡治瘟疫宜清利者。非祇一端。蓋火寔者宜清。氣寔者宜行。食滯者宜消。疫甚者宜化。皆所謂清利也。凡此數者。滯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然宜用於宜邪等症。而本

非虛證之所宜。其有虛中挾寔者。不妨少為清解。

凡瘟疫宜下者。必陽明邪寔於腑。而秘結腹滿。或元氣素強。胃氣素寔者。方可下。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腹無脹滿。及大便無壅滯不通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得溫軟而無碍。此陽明胃腑本無寔邪。切不可妄下。以泄中氣。蓋諸誤之害。下為尤甚。不可忽也。

周翰光曰。與急症急攻。并注意逐邪等論。當合看務要。因時制宜。變通不拘也。雖古法云。瘟病在三陽者多。三陰者少。然亦不可拘泥。

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烟薰。目如金色。口燥熱結。以砭針刺曲池。出惡血。仍以通聖散煎散。煎下。得汗如黃水。糞如黑膏。即愈。此即北方之所謂打寒也。其法用手將兩膊。使血聚於臂。以帛縛定。乃用筋夾磁鋒。擊刺肋中曲澤旁之大絡。使邪毒隨惡血而出。亦最捷之法。窮人用之。極效。然非曲池穴也。

松峯曰。瘟症傳裡者。熱毒深重。其症謔語發狂。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目赤如火。如醉如癡。或登高而歌。棄衣而走。齊俗謂之猴兒病。用小棗蘸燒酒。遍身刮痧。痧出其色紫赤。其高起者。狀如棗栗。遂用針出惡血。往往取效。此亦一刺法也。治瘟疫大抵不宜發汗。經曰。不惡寒而反渴者。溫病也。明其熱自內達外也。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証不同。治亦稍異。若入臟者。則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症為則。毋弔以脉為據也。

松峯曰。入臟不知人。亦不必即死。不過較在經者難施治耳。此兼三疫而言。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潑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

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為灾。斯民疫耳。

松峯曰。疫如徭役之役。沿門闔戶皆病之謂。齊俗謂小兒生痘為當差。亦即徭役之義。

天地以生物為心。寒熱溫涼。四氣遞運。萬古不易。人生其間。觸之而病者。皆因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過。若以寒熱為殺厲之氣。觸之即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物之心哉。至於非其時而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者。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強弱。虛寔。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唯兵荒飢饉之年有之。

瘟病之治。宜從涼散固也。然必表裡俱有熱症。方可用。若表邪未解。雖外熱如火。而內無熱症。可據者。不得概用涼藥。

松峯曰。誤投熱藥。猶或可解。若誤投涼藥。殺人等於操刀。語曰。薑桂投之不瘥。苓連用之必當。其不曰苓連投之不瘥。姜桂用之必當者。明乎傷寒妄投涼藥。則不可救矣。瘟疫雖屬邪熱。其有不宜用涼藥之時。投劑仍當審慎。

冬有非時之暖。或君相客熱之令。而病熱者。名曰冬溫。與冬月正傷寒大異。法宜涼解。此舍時從症也。若夏有寒者。其宜溫亦然。

松峯曰。冬溫之說。吳又可曾非之。然謂冬時絕無溫熱。則又不然。故宜舍時從

症。

寒疫乃天時之暴寒較冬時之嚴寒又有輕重之異時氣自是天時疫厲之氣又非

寒比也瘟疫多山澤蒸氣

松峯曰冬時亦有熱疫余子秉錦於深冬時忽患四肢走注痲痛余以治周痺之法治之不應遂自用銀花草節羌防荊芥薄荷桑枝黃芩梔子生地涼散敗毒之品加減出入服三四十帖始愈後聞其時患此症者甚多始知此亦疫症也

時氣者乃天行暴厲之氣不因寒而得治法當辟散疫氣扶正氣為主若多日不解邪熱傳變雜症宜從傷寒變症條內採擇用之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常養其真而為來春發生之本此時若恣欲戕賊至春陽氣輕浮必有瘟疫此兩月為一年之虛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為一月之虛風霾霆雷大寒熱日月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為一日之虛當此時可不養天和遠房室哉

溫熱病因外感內傷觸動鬱火自內而發之於外初則表裏俱熱宜用涼散之劑兩除表裏之熱久則表熱微而裏熱甚又宜承氣苦寒之劑法瀉之則熱退身涼而

病自己

倘認作即病傷寒之症用麻黃辛溫之劑以發表則內熱愈甚而斑黃狂亂之症起矣或未用辛涼以解表使承氣苦寒之劑以攻表熱未去而結習

虛痞之
症見矣

松峯曰。瘟疫不可認作即病之傷寒。便用麻黃。固已。余曾經瘟疫盛行之時。衆人所病畧同。大概宜用涼散攻下之劑。中有一人得病。詢其症。不過身熱身痛。頭痛。拘急等症。診其脉。却遲而緊。竟與冬月正傷寒無異。因投麻黃發表之劑。乃得汗解。始悟始病最宜變通。不可拘執瘟疫固耳。雜病亦然。

凡傷寒瘟疫。其不可治。及難治者。必屬下元虛症。松峯按。問亦有之。亦不必然。如家中傳染者。緣家有病人。旦夕憂患。飲食少進。則氣餒感其病。氣從口鼻入。故宜清陽明舒鬱結。兼理勞傷為要。松峯按。此句不可泥。兼字宜重讀。

松峯云。余家曾有患疫症者。十餘人。互相傳染。余日與病人伍。飲食少進。旦夕憂患。所不待言。而竟免傳染。偶一日。一入疫家。即時而病。求其故不得。因憶伊時舉家患病。余忙亂終日。夜來獨居一室。閉門焚降真香。一塊想以此得力。即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來無方也。

傷寒瘟疫。三陽症中。往往多帶陽明者。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為表裡。同開竅於鼻。足陽明經屬胃。與脾為表裡。同開竅於口。凡邪氣之入。必從口鼻。故兼陽明症者。獨多。邪在三陽。法宜速逐。遲則胃爛發斑。或傳入裡。則屬三陰。邪熱熾者。令陰水枯竭。於法不治。此治之後時之過也。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故生疫

瘟疫之來多因人事之相召而天時之氣運適相感也故氣機相浸而地氣又復相

應合天地人之毒氣而瘟疫成焉

治溫熱疫厲不可用辛熱藥宜清涼辛甘苦寒

仲景書王叔和得散亡之餘詮次間有穿鑿成氏因註釋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

溫暑遺禍至今溫暑別自有方今失無徵宋龍門所以嘆傷寒無全書也

夫病瘟疫而強之食病唱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

時疫感之必先入胃故多用陽明胃藥

濕熱時毒感於口鼻傳入陽明邪正交爭陰勝則憎寒陽勝則壯熱流於百節則一

身盡痛上行頭面則為腫大名大頭瘟

暑濕熱三氣門中推人參敗毒散方為第一三氣合邪豈易當哉其氣互傳則為疫

矣方中所用皆辛平更有人參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劑使疫不復

留詎不快哉奈何俗醫減去人參曾與他方有別耶

疫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有鬼行役役不住也

凡治瘟疫須先觀病人兩目次看口舌以後以兩手按其心胸至小腹有無痛處再

問其大小便通否渴與不渴服過何藥或久或新並察其脉之端的脉症相同方

可以言吉亮庶用藥無差。此數者最為緊要醫家之心法。

治暑月瘟病熱病疫厲病不可用辛溫熱藥。宜辛涼清甘苦寒。升麻柴胡葛根薄荷石膏苓連梔柏甘草芍藥之類。

癘疫痘疹發斑熱毒等症。但卧陰土濕地則解涼拔毒。能減其半土之妙。用如此者類而推之。

疫病當分天時寒暑燥濕。因時制宜。如久旱而熱疫。忌用燥劑。久雨而寒疫。脾土受濕。忌用潤藥。

疫邪自外而入。唯虛人感之必深。如用祛邪藥汗下。必先顧元氣。則溫散溫補。反治從治諸法。何可不知。

每見治溫熱病。誤攻其裡。尚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明其熱自內達外矣。衛遜亭曰。此足見瘟病斷無發散之理。至云攻裏尚無大害。當重看大字。

天地疫癘之氣。俗人謂之橫病。多不解治。皆曰日滿則差。致天枉者多矣。凡覺病即治。折其毒氣自差。切莫令其病氣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斃。

世人誤認瘟疫為傷寒。云傷寒是雅士之詞。天行瘟疫是田舍間俗語。誤亦甚矣。疫氣邪正混合。倘邪勝正衰則危。藥之苦寒者傷胃。溫補者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最

為合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人身之正氣固則邪不能干。故避之在節。欲節勞仍毋忍飢。以

受其氣。至於却邪之法。如經所云。天牝從來。復得其法。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是也。

蓋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瘟疫之氣自空虛而來。亦欲其由空虛而

去。即下句氣出於腦之謂也。蓋邪氣自鼻通於腦。則流布諸經。令人病。瘟疫氣出於

腦。謂嚏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室。速泄於外。而大吸清氣以易之。則邪從鼻

出。而毒氣自散。此却邪於外之法也。又想心如日等法。視蓋膽屬少陽。東正之官。

其氣壯則臟氣賴以俱壯。而邪不能入。此強中禦邪之法也。凡探病診疾。知此諸

法。雖入穢地。可保無虞。男病邪氣出於口。女病邪氣出於前陰。其相對坐立之間。

必須知其向背。行動從容。察位而入。方妙。

治瘟疫須分上中下三焦。蓋人之鼻氣通於天。故中霧露之邪。為清邪。從鼻息而上

入於陽。八則發熱。頭痛。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口氣通於地。故

中水土之邪者。為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八則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

妄出。清便下重。疑即臍築。揜築。漱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溫之說符也。然口鼻

所出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不治則胃中為濁。營衛阻而血凝。其釀變

即現中焦。俗稱瓢瓜瘟。疔瘡。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

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為一。內外不通。臟氣重。去蒸。上焦拂鬱。則口爛食斷。

漱音劉
偏反
斷音銀
齒根肉

漱音劉
偏反

食疑與
蝕同齒
根爛也
咽音屋
也

矣。若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臟腑，則為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噴出聲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此幸而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閉，而命難全矣。治法於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倘邪入，則以逐邪為要。上焦如霧，并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瀉，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瀉，法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方為盡善。

瘟邪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為青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為濁陰，故濁邪行之下入。中焦為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咽塞，口爛食斷者，吐衄亦復下血如豚肝。下血之症是上非定下焦症齊見矣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

臧盧溪曰：二節當參看。

夫寒中所以清火，亦能解表。蓋陽亢陰衰，則火盛水虧，水涸於經，安得作汗。譬之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則鬱蒸沛然，而熱氣上騰矣。汗自水生，亦復如是用涼藥以救水，水生而汗有不出者乎。

補中亦能散表。夫氣虛於內，安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凡脉之微弱無力，或兩寸短小者，即其症也。血虛於裡，焉能化液。非補其精，汗能生乎。凡脉之浮芤不寔

或兩尺無根者。即其症也。然補則補矣。更當斟酌盡善。用得其宜。妄補住邪。則大害矣。

瘟疫來路兩條。去路三條。治法五條盡矣。何為來路兩條。有在天者。如春應暖而反寒云云。此非其時而有其氣。人受之。從經絡入。則為頭痛發熱咳嗽發頭大頭之類。其在人有互相傳染者。其邪則從鼻入。憎寒壯熱胸膈滿悶。口吐黃涎之類。所謂來路兩條者此也。何謂去路三條。在天之疫。從經絡而入者。宜分寒熱用辛溫辛涼之藥以散邪。如香蘇散普濟消毒飲之類。俾其仍從經絡而出也。在人之疫。從口鼻而入者。宜芳香之藥以解穢。如神朮正氣等散之類。俾其仍從口鼻而出也。至於經絡口鼻所受之邪。傳入臟腑。漸至潮熱譫語腹滿脹痛。是毒氣歸內。疏通腸胃。始解其毒。法當下之。其大便行者則清之下。後而餘熱不盡矣。亦清之。所謂去路三條者此也。何為治法五條。曰發散。曰解穢。曰清中。曰攻下。曰酌補。所謂治法五條者此也。

松峯曰。此段亦頗為近理。故錄之。唯於補法中而改一酌字。以瘟疫用補法。必如吳又可所謂四損不可正治者。方議補。倘不應補而冒然用之。補住其邪。其害不勝言矣。

又曰。余凡閱書。並有所見聞關於疫症者。率皆採錄。久而成帙。然其出處當時

耽音丹
過樂也
又耳入
而垂
柳音深
柱音陽
琅音規
同瑰
若音若

亦或不載。故除引經論外，皆不著其書名、姓字，以免罣漏之誚。且只圖有裨醫學，非欲博古也。以上記精言，以下載故事。

桐鄉醫生趙某偶赴病家，請歸已暝。又將雨中途見矮屋，有燈明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棲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穢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底家十餘日後，經矮屋則一孤塚也。

松峯曰：足見燒酒大蒜於疫癘盛行所不可闕。

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灾流行，人多死於疫癘，唯服大黃得生。」因遍以示人。時果疫，因服大黃得生者甚衆。

松峯曰：大黃瘟疫症尚在表，總不宜服。唯入裏宜服。

蘇耽最孝。謂母曰：「後三年，人大疫，宜穿井植橘。病人食橘葉，水一盞自愈。」

黃德瑛家烹蟹，用箬笠蓋其釜。揭見一蟹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潛於河中。後此人患熱病垂危，因徙於河邊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其人頓覺涼爽。及曉視胸膺間，悉塗淤泥。其蟹在背上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臧盧溪曰：「熱病者胸腹煩熱，用井底泥塗之，亦此意也。又足見放生之報。」

范文正公所居之宅。浚井必先納青朮數斤於中以避瘟。

張鳳遠司空著傷寒全書。力辨仲景傷寒論中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瘟病。至夏

變為暑病。與內經瘟根於寒之說。以為此屬上古之論。與今風氣不合。太古時洪

水懷山。草木閉塞。天地蒙昧。陰雷拂鬱。陽明未舒。以故寒氣盛行。元和令少。即當

盛夏。亦無燥金之患。後世文明漸開。五行分布。水火之氣各司其權。以此隨定。暑

為火氣。一以涼劑投之。卓哉司空之見。不惟醫理入微。亦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趙遠好吹笛為戲。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嫗與遠言。近有五人來。

喫茶。見吹笛者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是五瘟使者。後一秀士貌類炳靈公。

入茶店。囑老嫗云。趙遠有濟貧之心。必護善果。言訖不見。後老嫗以語遠。遠赴廟

謝神。聞空中云。來年必魁天下。三年後當入相。後果為嶽府尚書。

一說部載岷俗畏疫。一人病。閤家避之。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

病人填廊廡。公議晝夜處其間。省問施治。病者愈。乃召其親戚諭遣其歸。皆慚謝

而去。風俗隨變。

松峯曰。辛公之不染疫。乃清正仁愛存心得報。世之作吏者。不可不知也。

昔時山東一家有五百餘口。從無傷寒疫症。因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至冬

至日為末收貯。俟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黃酒和服。飲時先從少始。

呂復字元膺號滄洲呂東萊之後河東人治一人患三陽合病脉長絃以方涉海受驚遂吐血升許兩脇痛煩渴謔語遂投小柴胡去參加生地半劑後俟其胃寒以承氣下之得利而愈又治一人時症踰月既下而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飢肉色不變俗醫以為風決四旬其毒循宗筋流入畢丸赤腫若鰐瘍醫刺漬之兩脇腫痛如故呂診其尺中皆數滑乃以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硝黃煎湯送下膿五碗明日再下餘濃而愈

松峯云余用小柴胡往往減參且瘟疫原不宜於參參之價又貴權作世間原無此葯何如余一人患瘟疫甫愈外腎忽腫若鰐想係瘟疫未盡循宗筋流入畢丸若急服清熱解毒之劑或可潛消且其人尚能動履亦被瘍醫刺漬數日而沒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吳人治時症不得汗發狂循河而走公就控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厚被得汗而解

劉南瑛曰係寶法

昔有一重囚於獄中患疫而沒獄卒報明病故時方薄暮出口委棄溝壑適值天氣暴寒裸凍一夜而甦匍匐覓道反里隨免刑戮之難

孫鳳亭曰與水浸汗解其理畧同蓋瘟疫無非熱症火盛悶絕遇寒而解此因

想必有陰德。

劉從周韶州曲江人。言痢疾以手足和煖為熱。嚴冬為寒。又言盛夏發熱。有進退者。為傷暑。熱不止者。為傷寒。瘟疫。

松峯曰。此論痢疾不確。論暑與瘟疫發熱。至當不易。

衡州南靈鷲。鳩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避瘟疫。又名鳩。多對啼。其鳴云。但南不北。又云。鈎轉格磔。

松峯曰。此鳥是處皆有。亦隨其方言。而命名各殊。齊魯間則聽其鳴云。光棍拿鋤。蓋因其鳴於孟夏。伊時正鋤田也。余至燕趙。聞此鳥鳴。詢之土人。則云。打公罵婆。昔有一婦。不孝翁姑。隨死變此鳥。自鳴其惡。以驚眾也。又有云。燒香拜佛者。余至南中。則有云。上山看火者。有云。脫却破袴者。並見蘇東坡高青邱詩。

昔即律文正公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大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晉陵城東遭大疫。傳染病者。人不敢過問。有熊禮妻錢氏。歸寧後。聞翁姑疫。欲趨視。父母不許。婦曰。娶妻原為奉侍翁姑。今病篤不歸。與禽獸何異。隨隻身就道。既抵舍。其翁姑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至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自是翁姑皆愈。閣門俱不傳染。

松峯曰。邪不侵正。孝可格天。真祛疫之良方也。

吳中秀才劉永清。病疫死。復甦云。无時見冥卒二人。持帖來攝。因設飯啖之。不異生人。食畢。便拘清行。至一公署。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侍從。儼如元妙觀。東嶽廟中之儀。有冥吏按簿唱名。言此人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勘。冥卒即押至一曹司。見堂上二大僚偶坐。搜視冥簿。謂曰。汝雖無大惡。時有小口孽。量罰瘡瘍三年。右坐者曰。太輕。左曰。念其祖薄分。恕之。叱二卒押放回家。恍如夢覺。清後果患瘡三年。

宋紹白曰。常見一好造口孽者。後長對口而死。又一人好作詩輕薄罵人。亦長舌疔。早夭。報應不爽如此。

黃生嘉玉。吳縣人。患疫。復蘇云。死後至一城。繁華與世無異。但黑暗無光。忽聞官至。儀從甚盛。是顧文康公。公與玉父有舊。玉少時曾識其面。便於輿旁呼之。文康命繫之行。既達公署。宮殿壯麗。見文康與一大僚並坐堂上。階前罪犯。膝行哀啼。大僚閱籍註罪。諭云。某某合與作牛犬等畜。冥吏即取諸皮。分覆其身。悉化畜類。玉私詢冥吏云。係生前作孽之報。大僚忽問。當下安得有生人氣。勅獄卒牽玉。文康云。吾查渠算雖盡。但近行善事。可放還陽。令吏送出。隨冷汗如雨而甦。

蜀遭獻宗之亂後。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又有馬眼晴。雙眸黃。

大森然挺露。又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患者皆不救。

松峯曰。大頭瘟方書各有治法。至於馬眼瘟。似肝脾濕熱所致。蓋肝開竅於目。而黃色屬脾。為熱濕所鬱蒸也。馬蹄瘟之青腫。似肝腎流毒所致。依此立方。施治。或不甚差。再正高明。

休寧趙朝奉。泛海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岸。徑返。趙某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無人。乃撥棹。奔歷盤曲。上至山椒。見一大寺。入拜衆僧。懇求收歿。數月。趙問僧曰。止。見衆師早食。至午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求一携往觀。僧乃令入褊衫大袖中。立即登空。移時聞雞犬人烟。有一家道場。聚衆僧宣疏。為已故趙某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週期。延場薦也。趙動念欲傳信。敝家知其尚在。僧已默知。因語趙曰。我等皆羅漢。因汝素積善。故帶汝來。隨出趙袖中。置屋脊上。僧忽不見。趙家親屋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舉家驚喜。寔出意外。趙乃依海中寺形。創建大廟。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

松峯曰。海風寒勁。砭人肌骨。熱病之清涼散也。况與積善湯同服。宜其瘳矣。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驚為業。曾驚生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熱剖腸剔骨。煎和五味香。及數家。由此獲利多年。後忽染瘟疫。初則縮頸攢手足。伏於床上。數日後。伸手爬窰。完如蟹形。後又爬於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噬人。

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驚態。往來觀者。皆知炮蟹之報。七日身體臭爛而死也。

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云。余今已為金神軍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吾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灶。灶神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修醮少解其愆。然汚灶之罪。俱係母女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重感疫而沒。

崑山諸生頰鼎。歲飢施粥。全活甚衆。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傾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勿恐。余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少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待從。開卷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甃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及歸。聞眷屬悲號。言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子亦垂危而皆瘳。

昔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室。合葯施城中。病者皆愈。而富室舉家卒免於疫。後有人見二疫鬼。過富室之門。而相謂曰。此人陰德無量。吉神擁護。我輩何敢入哉。

松峯曰。陰德無量。誠祛疫之良方。世人所當着眼。

江西 府太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神人騎馬道從而來。醫拜

伏於地。神至前叱云。汝何人也。對曰。醫士。神曰。汝令治病用何葯。對曰。隨病寒熱

輕重用葯治之。神曰。不然。天一類三字疑有錯誤用香薷散好。醫如其言。試之皆效。

神授香蘇散。香附炒去皮紫蘇略四陳皮 甘草略生共為末。每用三錢。水一盞

煎七分。去渣熱服。日三服。戒葷腥酒肉神效。

松峯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葯。誠醫家之要訣。不但治瘟疫已也。至於此方。乃溫

中達表解散風寒之劑。瘟疫門從無用處。但神授如此。或更有義蘊耶。

庾家字叔褒。咸臨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昆復病。瘴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家

獨不去。父母強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扶柩哀號弗輟。十餘旬。疫漸

消歇。家人乃返。昆疾差。家終不染。

松峯曰。孝弟之人。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

四川人。入山得猿子。持歸。猿母自後隨至家。此人縛猿子於樹上。猿母便搏頰向人

欲哀乞。此人竟不能放。將猿子擊殺之。老猿哀鳴自擲而死。此人破老猿腹視之。

腸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

直隸省南皮縣。弓手張德平。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誣平人。因瘟疫死。半歲暮中忽

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為



異類。父曰：我以枉殺平人，故獲此報。

宋縉雲未達時，元旦出門，遇惡鬼數輩，問之曰：我輩疫鬼，散疫人間。雲曰：吾家有子，鬼曰：無。曰：何也？曰：君家三世隱惡揚善，後當貴顯，予輩何敢入言訖不見。太湖居人皆是屠豕，獨沈文寶舉家好善，且買物放生，遇瘟疫時行，有人見衆疫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餘俱插旗，未幾一村盡瘟死，獨沈闔家得免矣。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關帝甚虔，夢帝諭云：明晚有五人過江，莫渡之。我今書三字於汝手心，若必欲渡，等被下船時付之一覽，舟子如其言，將手中三字捻緊，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隨將手放開一照，五人忽不見，遺竹箱一，啟視盡往江南行疫冊籍，舟子至吳下，傳寫其手中三字，簸簸識者知是符識，凡粘三字於門者，皆不染瘟疫。

痘痧二症合編卷之二

諸城劉奎松峯著輯

福山劉嗣宗南瑛叅閱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論治

痘疫名義論

古人言諸痘病者。多作溫熱之溫。夫言溫而不言痘。似為二症。第所言與痘病相同。則溫痘為一病也。明矣。後人加以疔字。變溫為痘。是就病之名目而言。豈可以溫痘為兩症乎。其曰春溫夏溫秋溫冬溫。總屬強立名色。其實皆因四時感痘氣而成病耳。其曰風溫濕溫溫虐溫暑者。即痘病而兼風濕暑瘡也。其曰溫毒者。言痘病之甚者也。曰熱病者。就痘病之發於夏者而言耳。至於晚發之說。更屬不經。夫冬月寒厲之氣感之。即病邪客藏於肌膚。半年無恙。至來歲春夏而始發者乎。此必無之理也。而顧可習而不察歟。至於疫字。傳以民皆疾解之。以其為病。延門閭戶皆同。如徭役然。去疔而加疔。不過取其與疾字相關耳。是則痘疫二字。乃串誦之辭。若曰痘病之為厲。役如是也。須知疫病所該甚廣。痘字原對疫字。不過痘疫者。不過疫中之一症耳。始終感溫熱之厲氣而發。故以痘疫別之。此外尚有寒疫雜疫之殊。而痘疫書中。却遺此二條。竟將痘疫二字平看。故強分痘病疫病。又各立方施治。及細按之。其方

論又謾無差別。殊少情理。斷不可從也。吁。瘟疫二字。尚不分其義意。又奚以治瘟疫哉。

疫病有三種論

經曰。疫者民皆疾也。又曰。疫厲也。中去人如磨厲傷物也。夫曰民皆疾。而不言何疾。則疾之所該也廣矣。蓋受天地之厲氣。城市鄉井。以及山陬海澨。所患皆同。如徭役之役。故以疫名耳。其千變萬化。約言之。則有三焉。一曰瘟疫。夫瘟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始終屬熱症。初得之。即發熱。自汗而渴。不惡寒。其表裡分傳也。在表則現三陽經症。入裡則現三陰經症。入腑則有應下之症。其愈也。總以汗解。而患者多在熱時。其與傷寒不同者。初不因感寒而得。厲氣自口鼻入。始終一於為熱。熱者溫之終。故名之曰瘟疫耳。二曰寒疫。不論春夏秋冬。天氣忽熱。眾人毛竅方開。倏而報寒。被冷氣所逼。即頭痛身熱。脊強。感於風者有汗。感於寒者無汗。此病亦與太陽傷寒傷風相似。但係天作之孽。眾人所病皆同。且間有冬月而發疹者。故亦得以疫稱也。其治法。則有發散解肌之殊。其輕者或喘嗽氣壅。或鼻塞聲重。雖不治亦自愈。又有病發於秋夏之間。其症亦與瘟疫相似。而不受涼藥。未一能汗即解。纏綿三日而始愈者。此皆所謂寒疫也。三曰雜疫。其症則千奇百怪。其病則寒熱皆有。除諸瘟諸瘧。諸痧瘡等。暴怪之病外。如瘧痢。泄瀉。脹滿。嘔吐。喘嗽。厥痙。諸痛。諸見血。諸癱腫。淋濁。霍亂。

等疾衆人所患皆同者。皆有厲氣以行乎其間。故往往有以平素治法治之。不應必洞悉三才之蘊。而深究脉症之微者。細心入理。一一體察。方能奏效。較之瘟疫更難揣摩。蓋治瘟疫尚有一定之法。而治雜疫竟無一定之方也。且其病有寒者。有熱者。有上寒而下熱者。有上熱而下寒者。有表寒而裏熱者。有表熱而裏寒者。種種變態。不可枚舉。世有瘟疫之名。而未解其義。亦知寒疫之說。而未得其情。至於雜疫。往往皆視為本病。而不知為疫者多矣。故特表而出之。

用黨參宜求真者論

疫病所用補葯。總以人參為最。以其能大補元氣。加入解表葯中。而汗易出。如入攻裡葯中。而陰不亡。而芪朮不能也。則年高虛怯而患疫者。有賴於人參。為孔亟矣。第參非素豐家。莫能致。無己。則以黨參代之。夫古之所謂人參。即今之所謂黨參也。故古有上黨人參之號。上黨者何。即山西之潞安府也。今日上黨所出者。力雖薄弱。而參性自在。其質堅硬。而不甚粗大。味之甘與苦俱。而頗有參意。第較之遼參。色白耳。憶四十年前。此物盛行。價亦不昂。一兩不過價銀二錢。厥後有防黨把黨者。出止二錢一斤。而葯肆利於其價之賤。隨專一售。此而真黨參總格而不行久之。且病不知真者。為何物。而直以把黨防黨為黨參矣。豈知今之所謂把黨防黨者。

以其拙作把。故以把名。其以形類防風。故以防名也。將此物加入瘟疫葯

中。又焉能扶正而除邪也。哉。用黨參者。必當向潞安求其真者而用之。方能奏效。但直者不行已久。聞之濟孟藥肆中。尚有而他處則鮮矣。此外又有明黨。洋參二種。明黨形類天冬。而兩頭俱銳。洋參形是白芨。而其性頗涼。總不知其為明物。皆不敢用。至於葯肆中。又有所謂廣黨者云。出自廣東。夫黨者地名也。不曰黨參。而曰廣黨。其命名先已不通。又安敢服食歟。真可發一笑也。今閱本草云。葳蕤可代人參。又閱醫書云。少用無濟。吾鄉山中頗有此物。因掘取如法炮製。而重用之。冀其補益。不意竟為其所誤。服之頭痛惡心。尚意其偶然。非葯之故。後竟屢用。皆然。因知可代人參之說。斷不足信也。

治瘟疫慎用古方大寒劑論

夫古之黃連解毒。三黃涼膈瀉心等劑。非古人之好用涼葯也。以其所秉者厚。故用之無寒中之患。而獲敗火之功。今人所秉者薄。既不及古。而又兼之以鑿喪。若用大苦大寒之劑。其何以當之。况瘟疫之火。因邪而生。邪散而火自退矣。若用大寒之劑。直折其火。未有驅邪之能。而先受寒涼之禍。受寒則表裡凝滯。欲求其邪之解也。難矣。總之如黃連。黃柏。龍胆。草苦。參。大苦。大寒等葯。皆當慎用。以有生地。二冬。元參。丹皮。梔子。黃芩。銀花。犀角。茅根。竹瀝。童便。葛根。石羔。人中黃。輩。加減出入。足以瀉火而有餘矣。如果有真知灼見。非黃連等葯不可。少者分計。多者錢計而止。不可多用。

用大黃石羔芒硝論

或曰。大苦大寒之劑。既在禁例。而治瘟疫。顧用二承氣。白虎。何也。答曰。石羔雖大寒。但陰中有陽。其性雖涼。而能散。辛能出汗。解肌。最逐溫暑。煩熱。生津止渴。甘能緩脾。善祛肺與三焦之火。而尤為陽明經之要藥。凡陽狂。斑黃。火逼血升。執深便秘等症。皆其所宜。唯當或煨。或生。視病之輕重。而用之耳。大黃雖大寒。有毒。然能推陳致新。走而不守。瘟疫陽狂。斑黃。譫語。燥結。血鬱。非此不除。生恐峻猛。熟用為佳。至於芒硝。雖屬劫劑。但本草尚稱其有却熱。疫之長。而軟堅破結。非此不可。但較諸石膏。大黃。用之便當審慎矣。夫以大黃石膏之功能。彰彰若是。較之只有寒涼凝滯之性者。其宜否。不大相逕廷也哉。此治瘟疫者之所不可闕也。

立方用藥論

雜病用藥品過多。或無大害。即如健脾者。多用白朮。固已。再加山藥可也。再加扁豆亦可也。再加蓮肉。棗肉。亦無不可也。即如補腎者。多用熟地。固已。再加枸杞可也。再加菟絲可也。再加茯苓。首烏。芡。杜仲。亦無不可也。補藥因不厭多。即雜症藥品過煩。亦為害尚淺。覺其不善。速為減去。或可挽回。而瘟疫不能也。即如葛根治瘟疫藥。中至和平之品。若邪在太陽。加之太早。反足以引邪入陽明矣。又如葛根與白芷。均屬陽明散劑。而白芷溫散。葛根涼散。白芷散陽明風寒之邪。葛根散陽明瘟疫之邪。

若瘟疫之在陽明用葛根而再用白芷必然掣肘恐不似他症用藥煩多之帖然無事矣所以瘟疫用藥按其脉症真知其邪在某經或表或裡併病合病單刀直入批隙導窾多不過五六味而止至於分兩之重輕則在臨時看其人之老少虛實病之淺深進退而酌用之所以書內記載之方大半止有炮製而無分兩欲以變通者使諸人耳

疫症繁多論

余於疫症既分三種曰瘟疫曰寒疫曰雜疫三者俱而疫症全矣然猶未也憶某年一冬無雪天氣溫和至春不雨入夏大春杪即疫癘盛行正瘟疫殊少而雜疫頗多有小兒發疹者有大人發疹者有小兒疹後而患痢患洩瀉者有大人患痢患洩瀉者有先瀉而後痢者有先痢而後瀉者有瀉痢而兼腹脹痛者有脹痛而不瀉痢者有瀉痢既愈遲之又久而復作者有疫症既愈遲之又久而復作者有復作而與前不同者有腹脹而不痛者有痛而不脹腹有不思飲食者有單發熱者有先瘟症而後不語者有腫頭面者有週身長癩者有長疥者有霍亂者有身癢者有患瘟症而兼泄瀉者城市鄉井綠門閭戶皆同此豈達原飲一方所能療歟其治法亦與平常患瀉痢脹痛等疾亦異此皆雜疫之類也要知雜疫無病不有唯無咽膈夢遺為疫病者耳

治疫症最宜變通論

世之重疾無逾風勞鼓膈而四者之治總有蹊徑可尋如風症止真中類中二條真中殊少治法無多止有類中亦不過氣血虧損而已故張景岳恐人認作風治特立非風一門究其治法唯大補氣血而止勞症即云難治亦不過陰陽水火氣血先天後天視其何者虧損而補益之脹脹有驅水理氣之殊噎膈止潤燥養血之法唯至於疫變化莫測為症多端如神龍之不可方物臨症施治者最不宜忽也瘟疫尚好治療識其表裡已得大綱即有變現雜症如斑汗發黃之類皆易捉摸即雜疫如所謂諸瘟諸痧諸掙等症各具療法亦易施治唯乙巳年民之所患並非奇疾怪症不過痢疾洩瀉肚腹脹痛等病有何難療孰意用平日治此疾法治之半皆不應或二三人同患一症而治法各異者施之此人而效施之彼人而又不效矣或有一人患是症而愈而復作者其治法又異施之前此而效施之後此而又不效矣若非具慧眼卓識而窺見垣一方者豈能人人而濟之乎蓋必深明乎司天在泉之歲正氣客氣之殊五運六氣之微陰陽四時之異或亢旱而燥熱煩灼或霖雨而寒濕鬱蒸或忽寒而忽暖或倏晴而倏陰或七情之有偏注或六慾之有慝情或老少強弱之異質或富貴貧賤之殊途細心入理再加以望聞問切一一詳參庶病無遁情而矢無妄發至於治法千變萬化隨宜用葯莫可明言故仲景曰病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度痧二症合編

來無方也。旨哉斯言。疫病一門。又豈一百一十三方所能盡哉。是在留心此道者。神而明之可耳。

抄復論

凡治傷寒瘟疫。醫者最重。初次得疫。至於抄復。謂死者蓋寡。每視為最輕。而漫不經意焉。蓋謂抄復之病。人身之經絡臟腑。皆前次瘟疫所曾經傳遍之所。則此番不過由熟路而行。故邪氣易出也。古人原有此論。豈知此第語其常也。獨瘟疫盛行之時。則不然。蓋是時。疫氣所積者厚。即無氣食勞損之因。尚有重感厲氣而復者。更有前番餘邪稍有未盡。再醞釀滋蔓。而抖然自復者。是天地之邪。與人之氣血膠固充塞。鬱勃糾紛。故復至三四次。尚有損命者矣。慎毋以其復也而忽之。

僅讀傷寒書。不足以治瘟疫。不讀傷寒書。亦不足以治瘟疫論。

傷寒者。為寒所傷。其來也有因。故初感總以汗散為主。若瘟疫並非因寒而得。不可以治傷寒之法治之。非唯麻桂不用。即羌活十神等湯。亦非對症之藥。所謂讀傷寒書。不足以治瘟疫者此也。至於瘟疫變現雜症之多。幾於傷寒等。吳又可瘟疫論中。僅有班黃汗狂等數條。至於傷寒中之諸汗。諸痛。諸血症。以及謔狂。渴煩。惕暈。癩癩。不語。搖頭。大小便等症之方論。瘟疫中可以裁取而用之者。正復不少也。然必斟酌盡善而後可。是總在人之學力見解。而非口說之所能盡矣。所謂不讀傷寒書。不足以



治瘟疫者如此

讀傷寒書當先觀陽症論

傷寒書率皆將陰陽二症參錯並舉。倏言陽症而用硝黃。又倏言陰症而用桂附。推作者之意。雖相提並論。而其中分析原自了然。若曰陽症若此。而陰症則如彼也。讀者不善體會。隨將陰陽二症攪作一團。故有謂一人之病有忽陰而忽陽者。有謂病在陽經為陽症。傳入陰經為陰症者。有謂陰陽錯雜而難分者。種種支離。不可枚舉。即不出乎此。亦視陰症為世所長有。與陽症參半。故臨症每將陰陽二字交戰於心。而迄無定見。無怪乎用藥差錯。而悞人性命也。欲除此弊。莫若分讀先習傳經之陽症。將直中陰經之陰症暫行緩看。蓋陽症明。而習陰症自易易耳。何者。陽症頭緒繁多。變現百出。至於陰症。並無傳變。治法無多。易學易療。當黜之雜症門中。與暑濕霍亂諸中等疾為一類。則自無陰陽誤治之弊。

舍疾治因論

吳又可書中有舍疾治約之論。此第知其一耳。而仰知瘟疫之有所因者。更非一說之所能盡也。蓋有因食。因酒。因疲。因驚。因鬱。因氣。因思。水不與。因飲水過多。因過服涼藥。因誤服溫補。因服諸藥錯誤。因信巫祝。担擱種種。因由未可更僕。皆當暫舍其所患之瘟。而求其弊。以治其因也。食宜消之。酒宜解之。疲宜化之。驚宜鎮之。鬱宜開

之氣宜順之水宜行之寒宜溫之熱宜涼之再佐以治溫疫之藥始得非全拋而舍之之謂也更有兼食兼飲兼痰兼水等症而卒難得汗者治法畧同但又當以治瘟症為主而治兼之藥佐之矣總之務要寒熱溫涼之不差臟腑經絡之不惑方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是亦在於神而明之者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種毒能
勝風去
癩退熱
散結瘰
疫之風
溫若用
蒼若防
風等藥
則煩燥
愈甚而
熱毒愈
熾矣若
發頭咽
喉諸症
更宜入
入理宜

瘟疫統治八法

解毒

凡自古飢饉之後。或兵氛師旅之餘。及五運之害制。六氣之乖違。兩間厲氣與人。事交並。而瘟疫始成焉。人觸之輒病。症候相同。而飢寒辛苦之輩。感者居多。年高虛怯之人。感之偏重。是皆有毒氣以行乎其間。此毒又非方書所載陽毒陰毒之謂。未病之先。已中毒氣。第伏而不覺。既病之時。毒氣勃發。故有變現諸惡候。汗下之後。餘毒往往未盡。故有自復之患。是毒氣與瘟疫相為終始者也。茲定金豆解毒煎。以解其毒勢。且能清熱。並不用苓連梔柏。而熱已殺。殺音矣。

金豆解毒煎

自定新方

金銀花

三錢

綠豆

皮二錢

生甘草

二錢

陳皮

一錢

蟬退

去足翅八分

井花水

清晨首汲煎

再加殭蚕

浸去涎

一錢

銀花能清熱解毒。療風止渴。菘豆甘寒。亦清熱解毒之品。兼行十二經。祛逐疫毒。無微不至。甘草解一切毒。入涼劑。則能清熱。亦能通行十二經。以為銀花菘豆之佐。陳皮調中理氣。使營衛無所凝滯。蟬退取其性之善退。輕浮易透肌膚。可散風熱。開肌滑竅。使毒氣潛消也。此方與瘟疫十傳中。皆可加減消息用之。

菘糖飲 自定新方



五谷皆可入藥。如白虎湯之用粳米。白朮散之用苡仁。牡蠣散之用浮小麦。疏鑿飲之用赤豆。阿膠散之用糯米。以及麦芽黃卷飴醯等項。靡不各效其能以見於世。甚至與麵合麩。則稱之曰神。黍釀酒。則推之曰聖。取精用宏。未可更僕數矣。獨菘豆之功能。世鮮有知者。何菘豆之蹇於遇乎。菘豆性雖清涼而不寒。苦且善於解毒退熱。除煩止渴。利小便。獨於治瘟疫為尤宜焉。張景岳有菘豆飲。載於新方寒陣中。雖極贊其妙。但惜加入食鹽。以之治瘟。反益發渴。而菘豆之功能隱矣。今易以洋糖。則既能解毒。且兼涼散。瘟疫初中。俱可食服。乃平易中之最佳最捷方也。至於窮鄉僻壤農家者。流以及寒士。征人。倉卒苦無醫藥。用此亦可漸次汗解。即服藥者。兼服此飲。更能添助藥力。以成厥功。經症未明者。服之亦總不犯禁忌。誠治瘟疫之良劑。幸毋以平淺而忽之也。

菘豆不拘多少。白糖酌加。菘豆功全在皮。毋去之。

將菘豆者。釀湯取出。加洋糖與飲。冷熱隨病者之便。以此代茶。渴即飲之。飢則拌糖並食其豆。

針刮

針法有二。用針直入肉中曰刺。將針去斜入皮膚向上一撥。隨以手攝出惡血曰挑。刮法有四。有用蛤壳者。有用磁盅者。有用麻蒜者。唯脚有用銅錢者。凡刮或蘸清水或盪水。或香油。余見刮瘟疫者。則用小棗。蘸燒酒刮之。刮出紫疙瘩。如熟棗。隨用針斜挑破。攝出血。再令刮出疙瘩挑之。刮畢挑止。原其用棗蘸酒之意。取其以火攻火。固已不如易以萹麻油蘸。刮如無用麻汁。搗萹麻仁稍加水而取濃汁。更捷。余見刮挑者。往往待瘟邪入裡。現譫狂等症。方用之。初感即用此方。當更善也。至於瘟疫。或有咽喉諸症。則刺少商穴。刺法。穴道並見下。蠟蠟瘟。或體厥脉厥等症。則刺少商穴。並十指上薄肉。處當中。刺之血出。如血不出。可攝出方皆效。

刮針穴道

頸項後當刮一道。兩傍左右大筋上各刮一道。左右兩肩軟肉

處靠肩井各刮一道

兩肩下脊背上軟肉處各刮一道。脊骨兩傍豎刮自時下至腰

各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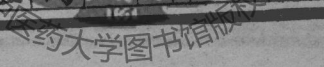
背後脇間肋縫中軟肉處左右各刮數道。前夾傍軟肉處斜刮各一

道

前脇間肋縫中軟肉處左右各刮數道。每處如刮出紫疙瘩。隨用針挑破攝血。

涌吐

吐法近今多不講。而柳知寔有奇效也。吳又可止言邪在胸膈。欲吐不吐者。方用此方。而柳知瘟疫不論日數。忽得大吐。甚是吉兆。將欲汗解也。吳太史德菴宿病胃痛。



痛極則吐。偶感溫症。十餘日。正危急間。又犯宿疾。胃口大痛。移時繼以嘔吐。困頓不支。眾皆惶遽。莫措。求余診視。余曰。無妨。可勿約有喜。不久當汗解矣。眾以余言始定。至夜果大汗而愈。蓋吐中即有發散之意。彼觸動沉痾而吐者。尚能發瘟疫之汗。則涌吐之功。又安可沒也耶。

仙傳吐法。治一切瘟疫傷寒。傷風瀉酒傷食。飲百沸湯半碗。以手揉肚。再飲再揉。直至腹無所容。用

雞翎探吐。吐後煎葱湯飲之。覆衣取汗甚捷。初得病用之便宜。

蘿蔔子湯吐法。凡邪寔上焦。或痰食氣逆不通。蘿蔔子搗碎。溫湯和攪徐飲之。少頃

即吐。或吐不盡。必從下行。

又法。食鹽少許。炒紅入漆水。寧稍淡。勿過鹹。取半碗。漸次加增。飲自然發吐。以去病為度。治食傷痞悶。膈痛。手足逆冷。尺脈全无。兼治冷氣。鬼氣。盡毒。又法。燒鹽對

執童便三飲而三吐之。治乾霍亂也。

又法。治積食胸悶。不宜汗下者。淡豉 食鹽 水煎服取吐

罨熨

景岳全書中有罨法。止治傷食結胸一症。而抑知此法不第治結胸為然。凡瘟疫用藥後。弗即汗解。俟六七日。應汗不汗。覺心腹中稍有悶痛等症。用罨熨之法。往往大汗而愈。是亦一瘟疫用汗之良方也。蓋內通而外未有不解者。且不特此也。舉凡瘟疫傷寒。諸結胸痞氣。支結臟結。其中有中氣虛弱。不任用藥攻擊者。以此法治之。則滯

行邪散其效如神。並治雜症。不論寒熱。胸脇心腹鞭痛。版悶皆效。

罨熨法

生葱 生薑 生蘿蔔 如無以子代之

錦按原方云。葱薑各數兩。蘿蔔倍之。愚意不如隨症加減更妙。如有表邪或氣滯者。生葱為君。寒多者生薑為君。痰食滯者蘿蔔為君。泛用各等分。或葱多亦可。右用各數兩。共搗微爛。過爛則成水難包。入鍋炒熟。住火。用火包出一半。熨患處。冷則將鍋中熱者。再包出熨之。輪流更換。覺透為度。無不開通汗出而愈。

取汗

古有汗吐下三法。而汗居其首者。以邪之中人。非汗莫解也。吐雖有散意。尚得淨以成厥功。下之有急時。因難汗而始用此。是不論傷寒。瘟疫。而汗之功為甚巨矣。瘟疫雖不宜強發其汗。但有時伏邪中潰。欲作汗解。或其人秉賦充盛。陽氣冲激。不能頓開者。得取汗之方。以接濟之。則汗易出。而邪易散矣。茲謹擇和平無碍數方。以備用。倘瘟疫之輕者。初覺即取而試之。又安知不一汗而解乎。

薑梨飲 治久汗不出。

大梨一個。 生姜一塊。 同搗汁。入童便一盅。香湯頓服。

取汗方

用新青布一塊。冷水火黃連水浸過。略擠乾。置胸上。良久布熱。即易之。須臾當汗



出。或作戰汗而解。夏月極熱用此法。他時斟酌用之。凡瘟熱症在上中焦。皆可。用之。清熱解毒。邪解而汗出。非能發汗也。

方取汗方

蒼朮

羌活

白朮

等分。生姜汁為丸。彈子大。每用一丸。男左。

女右。緊擦對前陰處。再吃葱湯取汗。

點眼取汗方

冰片一分

枯礬一錢

粉草一錢

共為細末。蘸無根水點眼角。先飲百沸水一二碗。點後兩手緊擦兩肩。屈膝片時。即汗。二三次汗透即愈。

塞鼻手握出汗方

謔語。循衣摸床。形如醉人。且如猴像。呢逆目。赤俗云猴症。寔

陽毒也。

麝香

黃連

硃砂各三

班毛一分

共為細末。棗肉為丸。銀硃三分為衣。作二丸。用絹包。一塞鼻內。男左女右。一握手中。出汗即愈。

松峯按此。即俗云猴藥也。然此名不見經傳。細忖其方。亦未可厚非。故亦能取效。麝香以開竅。黃連以清熱。硃砂以逐邪。用班毛之毒。以攻疫毒。棗以和營衛。



銀硃以發散。頗有至理存焉。

葱頭粳米粥 治時瘟取汗。

白粳米一磅 葱頭連鬚廿根

加水煮粥一滾。滾服取汗。曾出汗者不用。

洋糖百解散 治瘟疫並傷寒。

白糖 五錢

陰症葱湯下。陽症百沸湯下。暑熱並中熱中暈。暈暑熱也。太陽中熱為暈。其

症汗出惡寒身熱而作暈。新汲水下。虛症米湯下。寔症陳皮湯下。傷食山

查湯下。結胸淡鹽湯下。蛔厥烏梅花椒湯下。緊痧腹痛新汲水下。血崩

鍋臍烘湯下。

掌中金 治傷寒瘟疫。不論陰陽。已傳經與未傳經。

蒼朮 薑瘟病用生者。傷寒用乾者。白礬飛。銀硃原方無此。新增入。

等分為末。先飲菜豆濃湯。次將藥末五分。五分疑男左女右。攤手心內。搥緊。夾腿腕。

側卧蓋被取汗。

瘟疫初覺 葱白數根生搗。能飲者用黃酒。不飲者滾水冲服。

丹礬取汗方 治瘟疫。



黃丹

胡椒

白礬

各一兩 馬蜂窩 五錢

為末葱搗成膏。手捏男左女右。對小便處取汗效。

桃枝浴法

治瘟疫初感發熱惡寒無汗者。

取東南桃枝煎湯趁熱浴之。

發汗散

治一切瘟疫傷寒。

雄黃 四分

辰砂 二錢

火硝 四分

麝香 一分

金箔 五張

共研極細末。收磁瓶內。無令出氣。遇時疫男左女右。點大眼角。蓋被即出汗。

普救五溫丹

專點傷寒瘟疫。用水蘸藥點兩眼角。一次不汗。再點必汗出。

水片 六分

牛黃 一錢

麻黃 五厘

琥珀 五厘

生甘草 五分

共為細末。磁瓶收貯。

又發汗方

瘟疫始得一二日。頭瘟壯熱脉盛。

硃砂 一錢

水三盅。煎一盅。去砂飲之。蓋被即汗。忌生血物。

又方

硃砂末。酒調遍身塗之。向火坐。得汗即愈。

又方

頭痛壯熱脉盛。

乾艾葉水煎服。

又方

生牛蒡根汁。空腹服訖。取桑葉一把。艾水煎服。無葉用枝。

又方

頭痛壯熱。

生葛根汁。一盅。豉三錢。水一盅。

共煎一盅服。如心煩熱。



加梔子一二錢

又方 頭痛煩熱。皂角燒研新汲水一盞姜汁蜜各少許共和皂角末二錢服

先以熱浴淋次服藥取汗。

止汗法

瘟病如大汗不止將髮入水盆中足露於外宜少蓋用炒麩糯米粉龍骨牡蠣

共為細末和勻周身撲之汗自止免致亡陽之患

療瘟神應丹發瘟汗最速

壯年人身汗泥丸菘豆大七粒姜一片黃蒿心七個水一碗煎送一說男病用女女病用男一說

純用男
人存參

除穢

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穢惡之氣以鼓鑄其間試觀入瘟疫之鄉是處動有青蠅千百

為羣夫青蠅乃喜穢物且其鼻最靈人所不聞而蠅先聞之故人糞一拋而青蠅頓

集以是之青蠅所聚之處皆疫邪穢氣之所鍾也更兼人之穢氣又有與之相濟而

行者凡凶年飢歲殍尸遍野臭氣騰空人受其薰觸已莫能堪又兼之扶侍疾病斂

埋道殣則其氣之穢又洋洋而莫可禦矣夫人而日與此二氣相習又焉得不病者

乎使不思所以除之縱服藥亦不靈即靈矣幸愈此一二人而穢之彌淪布護者且

方興而未有艾也可不大畏乎茲定數方開列於左倘瘟疫之鄉果能焚燒佩帶則不覺穢氣之潛消而沉痾之頓起矣
除穢靖瘟丹 自定新方

將藥末裝入絳囊約二三錢毋太少。闔家分帶。時時聞臭。已病易愈。未病不染。

蒼朮 降真香 川芎 大黃各二錢 虎頭骨 細辛 谷頭木係斧柄木

鬼箭羽 桃梟小桃乾在樹者 白檀香 羊躑躅 羌活 甘草 草烏藥本

白芷 荆芥 乾葛 蝟皮 山甲 羚羊角 紅棗 乾姜 桂枝 附子

鍛灶灰 川椒 三奈 甘松 排草 桂皮各一錢共為粗末 明雄二錢 硃砂二錢 乳香一錢

沒藥一錢四味另研共 和

蒼木反魂香題 蒼降 降真香各等分共未揉入艾葉內綿緜筒燒之除穢祛疫

宜忌

治瘟疫雖以用藥為尚。而宜忌尤不可以不講也。不知所宜。不能以速愈。不知所忌。更足以益疾。茲特取所宜所忌者若干條。開列於左。俾病家醫者有所持循。遵守庶投劑有靈。而養痾無弊矣。

房中不可燒諸香。祇宜焚降真諸香燥烈降真除邪。不宜見日光太陽真火。不宜見燈光總以火故

卧須就地南方。即在地塘版上布席卧亦就陰遠熱之意。衣被不可太暖。寧可稍薄。唯足宜

常暖。不必帶帽。風有應避不應避。風能解熱清涼。有滌疫之功。正疫家對症之妙。也。不可惱怒。俱宜戒。食莫過飽。病時病後皆宜戒。尤忌魚肉。病時病後。忌房事。病後。忌

勞心。力病後。滌舌散火。蜜潤刮之。愈後半月不可食韭。食即發。忌飲燒酒。陸路不可

坐車。震動之病。增劇不宜動。愈後浴冷水損心包。

符呪

蓋聞河洛開雲符之源。詛祝寄神呪之意。載在經典。炳若日星。至於釋氏仙翁。則更

以符呪為宗要。神而明之。可以飛升。況之以却病乎。茲取試之有效者。敬錄數則。以

佐葯餌所不及。皆出自佛經道藏。並非邪說之可同日而語也。

赤靈符

抱朴子曰。五日朱書赤靈符。着心前。祛瘟去百病。正嗣元

赤靈

符式



避瘟神呪

噯嘛呢吽烘音艾吽音吽

遇疫癘盛行時。用硃書黃紙上。帶在身邊。再不時頌此神呪。可避邪疫。患瘟疫

者。汗後如見鬼神。妄言不寐。用硃書此呪。佩之神效。

禦瘟符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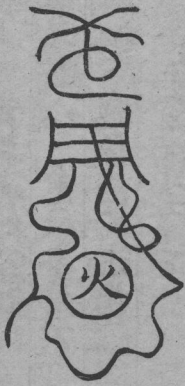
太上淨明禦瘟經畧曰。天地無私。陶鑄萬物。本無善惡。世人自私。故生灾禍。飲食不忌。服鍊不時。善既無聞。過則可述。司法之神。得而窺測。布此毒氣。一吸成疾。不悟愆尤。不能保獲。反怨道咎師。其疾愈甚。大凡四時調養。務在得中。服藥吐納。以生正氣。我有神符。使其佩服。合免斯難。兼有秘咒。每日能齋而誦之。神將日夜護衛。瘟毒百神。皆知其為太上弟子。畏而敬之。誦至百遍。百鬼頭破腦裂。而散咒曰。
噲音諧 訶音譜 暮音抵 混音啤 啤音馬 噉音噉 噉音呂 噉音噉 噉音噉

九天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驅瘟遣瘟消灾真符

二十字作一句讀

書符以朱書黃素。左手五雷訣。右手舉筆咒曰。洞天赤文。丹靈耀虛。驅疫攝毒。奉命天書。金錄玉簡。冤鬼悉驅。太上有勅。元君安居。急急如太虛紫清律令勅。

辟瘟符式



送瘟疫時灾吉凶詩

甲子送神神便去 乙丑若送損人凶

丙寅宜向南方送 送瘟之後主興隆

丁卯戊辰送必凶 己巳南方千里通

庚午辛未傷人命 壬申癸酉不同踪

甲戌須教大難當 乙亥丙子送西方

丁丑戊寅千里外 己卯直去不回房

庚辰辛巳送大吉 壬午癸未送西安

甲申乙酉與丙戌 送疫去後不回還

丁亥送神仍舊病 戊子己丑宜西行

庚寅辛卯壬辰日 送疫反見不安寧

癸巳送神病不愈 甲午損人不須詳

乙未丙申並丁酉 此三日送仍還鄉

戊戌己亥主半去 庚子辛亥兩不歸

壬寅送神神不去 癸卯亦吉永無危

甲辰乙巳三口虧 丙午丁未南行利

戊申送神神又轉 己酉庚戌去無疑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書

辛亥壬子並癸丑

甲寅乙卯病依舊

丙辰丁巳不回遠

戊午送來病相守

己未送瘟損人口

莫用庚申並辛酉

壬戌癸亥總不宜

仙人口訣當遵守

凡感瘟疫之家按此花甲宜送之日有方向者照方向用香楮送之無方向者隨便送之大吉

善後

瘟疫愈後調養之方往往不講而抑知此乃後一段工夫所關甚巨也即如過飽者曰食復惱怒者曰氣復疲於筋力者曰勞復傷於色慾者曰女勞復載在經書世皆知之尚有時而觸犯此外人所最易忽者猶有三焉不在諸復之條者也雖已愈三日而氣血苟不充足犯之隨有釀成終身之患者焉一曰淫慾凡人房事必撮周身之精華以洩氣血未充七日未能來復慾事頻數勢必積損成勞延羸損壽一曰勞頓或遠行或作苦疲弊筋力當時不覺將來支體解舒未老先衰其苦有莫可名言者一曰忍飢愈後凡有覺餓必得稍食萬毋強耐過時反不欲食強食亦不能化是飢時既傷於前強食又傷於後中州敗而肺金損則勞嗽脾胃之病成矣三者人多勿之故不可不謹

